

张锡纯外感热病学术思想初探

李旭鹏¹ 赵兰才^{2*}

(1. 北京中医药大学台港澳中医学部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, 100029;

2.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)

* 通讯作者: lancaiz@163.com, (010)62867586

[摘要] 张锡纯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, 他融会新知, 衷中参西, 在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都多有建树, 尤其对外感热病诊治用药诸方面皆有创新发明, 对热病病因, 详审内外因, 重二者的结合; 治疗上重视培护正气, 时刻以祛邪不伤正为念; 理论上发皇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旨意, 融合伤寒与温病学说并多有独到见解; 临证组方, 师古而不泥古, 推陈出新, 并吸收运用西医药的新成果, 大胆创立了诸多垂范后世的新方, 不少新方是中西药合方; 对中西药物经实践验证, 留有发明、解说和用药案例, 他的治法、医论、药物解等学术思想都值得深入发掘和整理。

[关键词] 张锡纯; 医学衷中参西录; 外感热病

张锡纯是清末民初中医学大家,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精研医理, 衷中参西, 实践求真, 发明创新, 在伤寒、温病及药物等学科有卓越建树, 对外感热病, 寻外因更强调内、外因的结合; 治疗上重扶正, 以祛邪不伤正为念; 理论上发皇《黄帝内经》旨意, 融合伤寒与温病学说并多有创见; 临证组方, 师古而不泥古, 推陈出新, 用药颇具心得, 现对张锡纯在外感热病方面的学术思想归纳以下。

1 详审病因, 重内外结合

行医之道, 贵于能识本源。如医者不能申明病因病机, 即使用药皆遵《神农本草经》, 也难以取效, 甚至会延误病情、损人性命。张锡纯深谙此理, 非常重视审辨病因病机, 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复相臣哲嗣毅武书》中所述: “一证之随时跟变, 始终原不一致, 贵以吾人之精神息息与病机相处。若少涉粗心, 不能细审病机, 即可误人性命”^{[1]722}。张锡纯著作中所录制的每一医案必先列病因, 详述患者发病经过, 进而推演其病机, 最后罗列方药。对病因病机的审察可谓细致入微、慎之重之, 既细审外因, 又重视内因, 强调内因的主导作用, 重视内外因结合致病在发

病中的重要性, 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载刘氏少阴温病案, 患者发热, 脉细微, 精神昏愤, 闭目蜷缩, 烦人言语, 张锡纯认为, 病因为内蕴实热、冬伤于寒, 加之冬不藏精, 肾阴素亏, 寒伏于三焦随春令阳回而化热, 且乘精亏不藏而窜入少阴, 致肾阴心阳不能相济, 成“热邪深陷, 气化隔阂之候”, 用坎离互根汤加减(石膏、野台参、生地黄、山药、玄参、沙参、甘草、鲜茅根)治之而愈^{[1]851-852}。又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载一妇人得温病, 咽疼, 舌强直, 心中热且渴, 饮水不止, 但脉竟沉细异常, 肌肤亦不发热。温病多受于冬, 至春而发, 其病机自内向外, 此妇人之脉竟沉细异常, 乃因病机郁而不能外达之故, 若医者要以其脉沉细而不敢用凉药, 必然误事, 故张锡纯舍脉从证而以寒解汤(石膏、知母、连翘、蝉蜕)加减治之^{[1]216}。此等审因辨证仔细, 药证相应之医案, 于其著述中比比皆是, 由此可见其对详审病机, 内外因结合的重视。

2 培护正气, 扶正以祛邪

人之身与天地相应, 天地之间, 凛乎正气, 人之性命稟于正气。“正气内存, 邪不可干; 邪之所凑, 其

念和生理病理学概念, 对打破古今过于注重研究体廓神脉的陈式, 应用经络全面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, 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晓彤. 《黄帝内经》所涉经络相关概念间基本关系的系统解读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08, 23(4): 277-279.
- [2] 李家邦. 中医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8: 214-219.

- [3] 覃芳, 李立. 关于经络实验结果与经络间隙维假说一致性的思考[J]. 中华中医药学刊, 2007, 25(10): 2014-2017.
- [4] 丁光宏, 杨静, 陈尔瑜, 等. 人体组织液定向流动与经络[J]. 自然科学进展, 2001, 11(8): 811-818.
- [5] 原林, 白宇, 黄泳, 等. 经络的解剖学发现与筋膜学理论[J]. 上海针灸杂志, 2011, 30(1): 1-5.

(收稿日期: 2012-09-14; 修回日期: 2013-02-05)

[编辑: 黄健]

气必虚”。故人身必因阴阳失和,正气动荡,邪所伺以入,病乃由生。张锡纯深刻领会《黄帝内经》原旨,临证莫不重视正气,细辨阴阳所虚之处,用药调理阴阳,培护正气,扶正以祛邪,虽诊治外感疾病也多佐扶正之品,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所言:“无论是春温还是风温,如兼有阴虚者,当发其表,皆宜佐之滋阴之品,峻补真阴,济阴以应其阳……”^{[1]197}。在运用汗法疗以温病时,独树“阴阳和而后有汗”之论,曰“人身之有汗,如天地之有雨,天地阴阳和而后雨,人身亦阴阳和而后汗”。

张锡纯培护正气以驱外邪的理念贯彻于外感热病治疗的始终,如治疗太阳表虚有汗的桂枝汤证,张锡纯主张在桂枝汤基础上加黄芪、防风、知母而成加味桂枝代粥汤,认为桂枝汤证既因大气虚损,致卫气漫散,邪得越卫而侵营,故于服药之后,即啜热粥,能补助胸中大气以胜邪,兼能宣通姜桂以祛邪,……加黄芪升补大气,以代粥补益之力,防风宣通营卫以代粥发表之力。对少阴伤寒始得脉沉腹痛者,在运用张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时加温暖补益之品,如熟地黄、山药、山萸肉、干姜、丁香等,由此可见,张锡纯可谓参透“正虚邪乘”及“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”深意者也。

3 发皇古意,理法贵创新

历代大医莫不以《灵枢》《素问》《伤寒论》《神农本草经》为师,力求医道精进。张锡纯于中医之途,对古人所传,有所依循,药学遵《神农本草经》,医理遵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,但他以实事求是、去粗存精的态度传承医术,每立一方,每用一药,莫无不详加考证,临证细心体会,如对石膏经考证和临床验证,认定煅用则失去寒性,不可用于热病,欲用于热病必须用生石膏,且可以研末吞服,对外感实热重证欲求速效须放胆重用,张锡纯称其疗效奇佳,“直同金丹”。

张锡纯精研《黄帝内经》,验之临床,有所感悟,创立了“大气之论”。大气者,天一生水,脏系命门,少火生气,息息萌动,乾元资始之气,合水谷之气,至胸中,独名大气,能撑持全身,为诸气之纲领;若有受外感,病情日久,耗损真阴,肾不纳气,或用药不当,用过疏泄破气之品,亦能成为大气下陷之危证;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所录之医案^{[1]845},患者因惧其母谴谪,又受外感,而成温病;温邪本就耗气伤阴,再加上惧其母谴谪,《黄帝内经》有云:“恐则气下”,“惊则气乱”。故成温病而兼大气下陷之证,其治疗以白

虎加人参汤为基,以生地黄易知母,山药代粳米以扶阴,山萸肉以救气分之上脱;随后更以升麻、黄芪、沙参、麦冬等升补气分,而使患者痊愈。

张锡纯运用“天人合一”、“阴平阳秘”理论于外感热病诊治中,创造性地阐发了《黄帝内经》旨意,其论述可补偏救弊,其治法可垂范后世,如对《黄帝内经》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和“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”,他结合天人合一的理论进行阐述,条理分明,令人耳目一新,认为“冬令严寒之气为寒水司天之正气,特其气严寒过甚,或人居处衣服欠暖,或冒霜雪而出外营生,即不能御此气耳”,感而即发者为伤寒,感而不能即病,邪气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,阻碍气化之升降流通,暗生内热,至春回阳生,触发其热,或更薄受外感以激发其热,热则内发而成温病;“冬不藏精之人,必有阴虚,所生之热积于脏腑,而其为外感所拘束而发动,与内蕴实热者同也”;“冬不藏精者,其肾脏虚损,伏气乘虚而窜入少阴,……其热郁于中而肌肤却无甚热,其在冬令,为少阴伤寒,即少阴证,初得宜治以黄连阿胶汤者也,在春令即为少阴温病,而愚治此证,恒用白虎加人参汤,以生地黄代知母,生怀山药代粳米,更先用鲜白茅根三两煎汤以之代水煎药”^{[1]613}。对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,不能作汗者,运用熟地黄、阿胶等大补真阴之品,加鸡子黄增少阴之液,助少阴之气上达,而使内陷之邪热外透,而立清补少阴之法;对阴虚内热患者,师《周易》泰卦,采天地交泰之意,创知母、黄芪药对以清虚热。

张锡纯对不合医理的学说大胆提出异议,如对解释桂枝汤证的“营分虚损即与外界相感召”及方有执提出的太阳病“风伤卫”、“寒伤营”之说予以纠正,认为“人之营卫,皆为周身之外廓,卫譬则郭也,营譬则城也,有卫以为营之外围,外感之邪,何能越卫而伤营乎?盖人之胸中大气,息息与卫气相关,大气充满于胸中,……捍御外感,使不得着体,即或着体,亦止中于卫,而不中于营,此理固显然也,……究之,风寒原不相离,即系伤风,其中原挟有寒气,若但中于卫则亦能闭汗矣,故所用桂枝汤中,不但以祛风为务,而兼有散寒之功也”^{[1]659}。

鼠疫之病,无论西医、中医并无特效治法,张锡纯于临床察觉,患鼠疫症之初起者,心莫不烦躁,脉细微且数兼迟,精神颓败异常,目闭神昏,口舌发干且舌无苔如镜,其人咳嗽咽痛,肺燥之极,可至腐烂呕血,正与少阴热证之重者同。有鉴于此,张锡纯从少阴病黄连阿胶汤变通出少阴清补法,创立了坎离

互根汤(生石膏、玄参、生淮山药、甘草、野台参、鲜白茅根、生鸡子黄),治疗肺鼠疫症,取得较好疗效。对肺癆,西人、东人皆视为至险之症,张锡纯临证^[40]余年,治愈此病甚多,经其悉心研究,将肺癆治法分为自肾传肺者、自肺传肾者及肺肾交病而累及脾胃者三类,其治疗分别以大滋真阴为主佐以清肺理痰、清肺理痰为主佐以滋补真阴和肺肾双补兼顾脾胃^{[1]33}。

由此可见,张锡纯于古人治法不单有所遵,更有发挥;其于医理也多有创新,实为难能可贵。

4 组方尚简,用药多发明

用药者如之用兵,用兵之道不在多少,在勇与精。张锡纯临证疏方,向来崇尚精简。就其著述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全书所罗列之临证诊疗药方而言,所用药味鲜有多于十五者;张锡纯认为,临证用药,需以能对症、能医病为主,若药味繁多错杂,非但如有幸治愈难究系何药之功,更难验药力之实际。其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述及:“医家常用之药,愚恒不用,其不常用者,愚恒喜用。盖用药以能治病为宗旨……”^{[1]457},所用之药皆为其有所领会之品,其用药之体会亦多有发明,如他用白虎加入参汤,恒以玄参代知母,生山药代粳米,取其滋阴生水,调补少阴之意,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温病兼劳力过度之医案^{[1]859},案中患者因脏腑间先有积热,后因劳力过度肝肾阴分受损,又遭外感所袭,故张锡纯即以白虎加入参汤,易以玄参代知母,生山药代粳米,因“玄参色黑,味甘微苦,性凉多液,为清补肾经之药,又能益肾水以滋肝木”,以之代知母可滋肝肾,清虚热,达到于退热中兼扶正气之效。

张锡纯组方用药也贯彻着衷中参西的思想,吸取当时西医学的成就,大胆组方,创立了诸多中西药合方,如石膏阿司匹林汤、馏水石膏饮、甘露消毒饮等,前者只石膏与阿司匹林相伍,治疗外感热病,猩红热、疹疹等见周身壮热口渴、苔黄、脉洪滑者,认为阿司匹林之原质存于杨柳树皮浸液中,味酸性凉,最善达表,可为透发疹疹之无上妙药,其凉散之力尽透于外,化作汗液而不复留中,阳明胃热未成腑实者亦可用;馏水石膏饮即前方加甘草,用蒸馏水煎药,治疗胸中先有蕴热,兼外感温邪,胸中烦闷异常,喘息,脉浮洪有力,舌苔白而未黄者,属于外感风寒者,可加麻黄而去阿司匹林。甘露消毒饮为石膏阿司匹林汤加鲜茅根而成,张锡纯称此方“药力不亚于羚羊角,且有时胜于羚羊角”,适用于瘟疫高热恶寒,咽喉

疼痛,心中发热者。他创新性地用中医的性味归经和产地特征解释西药的药效,如对西药鸡纳霜,他认为用鸡纳树皮熬炼成霜,其树生于南美洲,炼霜以其皮金黄者为上,制以盐酸名盐酸规尼涅,其性尤凉,为其为树皮之液炼成,故能入三焦外达腠理而发汗,三焦为少阳之府,故又能入胁下搜剔邪之根蒂也。

张锡纯对药物的发明多见于他的“药物”一章中,对79味中药逐一详解,引经据典又结合临床体会,丰富和发展了中药学的内容,如对石膏一药,他认为“其性凉而能散,有透表解肌之力,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,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”,其退热特点是“逐热外出,是以将石膏煎服之后,能使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出,……具有发表之性,以之煮汤又直如清水,服后其寒凉之力俱随发表之力外出。”薄荷,原为温病解表最良之药,张锡纯经考证认为,“薄荷古原名苛,以之作疏,不以之作药,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名医别录》皆未载之,至唐时始列于药品,是以《伤寒论》诸方未有用薄荷者”,张锡纯巧将麻杏石甘汤、大青龙汤之麻黄改为薄荷,用治疗温病,认为“薄荷味辛,气清郁香窜,性平,少用则凉,其力能内透筋骨,外达肌表,宣通脏腑,贯串经络,服之能透发凉汗,为温病宜汗解者之要药”,而提出“温病发汗用薄荷,犹伤寒发汗用麻黄”之妙论。再如寒温外感诸症,大病瘥后不能自复,虚汗淋漓,甚至势危欲脱,发明山萸肉之用,以之代参、术、芪敛汗救脱,认为“山萸肉味酸性温,大能收敛元气,振作精神,固涩滑脱,因得木气最厚,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,故又能通利九窍流通血脉……且敛正气不敛邪气,……其补益气分之力远不如参,而其挽救气分之上脱则远胜于参,恒因肝之疏泄过甚而上脱,重用萸肉以敛肝使之不复疏泄,则元气之欲上脱者即可不脱”。由上可察,张锡纯临床组方崇简,用药贵精,多发古人所未发,遗高论于后世。

张锡纯于西医东渐之时,不但将中西医博采兼收,并且实践求是,精研创新,在外感热病因证论治等方面无不有所发明,于药性的体会和活用更胜于古人,其所发明之论、之方,至今留传不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

(收稿日期:2012-12-17;修回日期:2013-03-05)

[编辑:侯建春]